

钱 宁 著

留学美国

——一个时代的故事

STUDYING
IN U.S.A.

江苏文艺出版社



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

作 者:钱 宁

责任编辑:沈 瑞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210,000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数 40,301—60,300 册 1996 年 9 月第 5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9-0967-6/I·919

定 价:13.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情。

大概是1988年4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在北京木樨地附近换上了一辆开往颐和园的320快车，去西郊办一件现在已经想不起是什么的事情。那是初春时节，车窗外阳光正好，道路两旁的树木刚刚露出新绿，空气清新得令人感到身心一时俱澄澈起来。我把头靠在车窗玻璃上，随着车身的颠簸，开始尽情作起各式各样的白日梦。就在这时，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突然跳了出来：

“到海外采访留学生，记述他们的经历、感受……”

我那时还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记者，年轻，热情，充满幻想。最初的计划是相当浪漫的：先去美国。在想象中，我将背着背包——徒步或搭车，当然也可以骑自行车——走在惠特曼诗歌中所描绘过的大路上。沿途一边打工，一边采访……然后，再去欧洲、日本、澳大利亚……最后，写一部充满激情和哲理、富有传奇色彩、以“公元一千九百多少少年”开头的全景式报告文学之类的作品。

1989年8月，我来到美国。

2 / 前 言

四年后，也是4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坐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园宁静的研究生阅览室里，一边听着窗外钟楼上飘荡过来的钟声，一边开始动笔写这本书。不过那时，我许多早先的想法都已经改变了。而且，也只是到了那时，我才深深意识到，四年前的我与自己所选择的题材之间的心理距离，几乎和我当时与美国相隔的地理距离一样遥远。在今天的美国，一个人背着背包在高速公路上意气风发地大踏步行走，是难以想象的。那情景远不是浪漫，而多少会有一些滑稽，甚至悲壮。

实际上，不仅仅是怎样写这本书的一些想法改变了，我的许多观念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都因留学的经历或多或少地改变了。

1993年夏天，我回了一趟国。母亲在看到我在海外呆了四年而外表几乎看不出什么太大变化时，十分放心，而且非常高兴。不过，我自己知道，在内心深处，不少东西改变了。

海外留学的经历使人有所变化，也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如果一点变化也没有，留学本身大概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个人显然不会只是个别的例子。近十几年来，几十万中国留学生走出了长期封闭的国门，闻到了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中和不同社会环境的熏陶下，他们每个人的思想都会有一种生活在本国社会里所无法产生的变化。这一代中国留学生，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从各自交织着欢乐和辛酸的留学经历中，学到的并日后带回中国的，将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先

进技术和异国文化，其中一定也会包括许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生活方式。

对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而这种变化，对中国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这是我在写这本书时一直在想的问题。

在美国的这些年里，我一面在密歇根大学学习、工作，一面走访了美国的东西南北，并利用各种机会采访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在这本书中，我不仅试图勾勒出 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留学浪潮的历史背景、人数规模和政策变迁，而且，更主要的是想记录下一个个中国留学生不同的经历和真实的感受，希望能以此反映出文化环境和社会体制的急速转换对一代中国青年思想意识的深刻影响。同时，我在书里也写下了一些个人的感受。因为这些个人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身就可以被当成留学生思想变化状况的一个实例。

因此，这本书是一部基于“个人经验”——被采访者的和我自己经验——的作品。尽管今天统计数据已经成为奠定任何一本著作学术价值基础的主要材料，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仍然偏重于“个人经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中都会有一些真正有意思的东西，而正是每个人不同的个人经验使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变得丰富多彩。

本书记述的人物和事情都是真实的。为了对被采访者表示尊重，我隐去了人名，改动了一些地名。书中采用的其它来自采访之外的材料，都尽可能地一一注明出处。

4 / 前 言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密歇根大学东亚系的 Kenneth Dewoskin 教授，没有他最初的热情支持和几年来持续的帮助，我整个采访写作计划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这本书也不可能以现在的样子放在读者面前。同时，我要感谢密歇根新闻研究班，特别是 Charles Eisendrath 教授，以及美国亚洲基金会，Charles Eisendrath 教授所主持的密歇根新闻研究班，不但使我对美国社会有了最初的了解，而且也使我第一年的留学生活留下了许多愉快回忆。而亚洲基金会对我研究计划所给予的资助，使我得以来美国参加密歇根新闻研究班的培训，并在第一年里安心为本书的写作作资料准备。另外，我的朋友宇红、建华、文华、Alice H. 在这本书的构思、采访、写作过程中，都给予了我种种无私的帮助。在此，谨致真诚的谢意。

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从她那里我总能听到最直率的批评。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那许许多多接受过我的采访、和我深谈过、向我诉说过个人经历和感受的中国留学生。作为一个同时代人，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1995 年 5 月 6 日，于美国安娜堡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的断续	(1)
○ 东交民巷西头,有两扇狭窄却神秘的小门。 当年北京市公安局签证科如今成了“中国公民 因私出境入境管理处”。	(1)
○ 普雷斯访华内幕。中美互派留学生的谈判 充满了戏剧性。邓小平说:“派人出国也是一项 具体措施。”	(6)
○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 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	(13)
○ 百年留学史上风风雨雨:幼童留美计划夭 折;庚款留学生派遣中断;抗日战争对留学事 业的冲击。	(18)
○ 朝鲜战争爆发与留美学生的回归。中苏决 裂,中国走向隔绝。近三十年后,邓小平再一 次打开国门。	(28)
第二章 出国留学之路.....	(35)
○ 最早出国的留学生都是被“挑选”出来的。	

2 / 目 录

将社会和人心真正搅动起来的是自费留学的开放。	(35)
○ 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托福”考试，对许多中国学生来说，是一场与命运的抗争。	(42)
○ 探索“新大陆”。入学申请中的技巧。争取奖学金的捷径。为经济担保而寻找“海外关系”。	(49)
○ 出国难在单位是不是放你。跟单位领导“磨”出国，需要“谈话艺术”。把档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去。	(60)
○ “每天都有梦想在美国大使馆的门前破碎”。有人将 80 年代“出国热”形容为“胜利大逃亡”。	(67)
○ 有多少人出国留学了？什么人出国留学了？——一项留学人员的背景调查。	(76)
○ 政治风云的变幻与留学政策的宽严。几任中国领导人都表示，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不变。	(83)
○ 一样的离别，不一样的心情：“那是我最得意的时刻。”“我知道那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拥抱了。”“在机场，我忍不住骂了起来。”	(93)
第三章 海外的震撼	(97)
○ 踏上美国的第一印象。我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中国人——至少年轻一代——可以有另一种生活。	(97)

- 物质的诱惑。小城安娜堡印象。“美国梦”
首先是一种很物质化的梦、一幢房子——意味
着家庭、孩子、汽车、狗和稳定的收入。 (102)
- “金钱意识”的建立。贫穷挤压中的留学
生活种种。“一千万美元”大奖奇闻。 (109)
- 美国的“自由”是有重量的，这种重量并
不是所有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能承受得住的。
..... (117)
- “学术震荡”过后，西方现代教育的训练
方式又构成挑战。最难适应的是无拘无束的专
题讨论会。 (123)
- 对中国留学生形成更大文化冲击的是美国
人对“性”所持有的不同观念和开放而有些放
任的态度。 (128)
- 面对另一个社会，我们对自己社会中的一
切所保持的简单而坚定的信念开始掺入一丝怀
疑。 (137)
- 第四章 几代风流 (142)**
- 80年代初，首批赴美的50名中国留学人
员。“访问学者”的优势与苦衷。经过“文革”
磨练的一代人。闯荡天下的新一代。 (142)
- 在海外成功者的故事，有时近于神话。十
多年间，一代代中国留学生也的确迅速成长起
来。 (154)
- 进入美国社会后，留学生身上少见充满
“人生虚幻”感叹的东方式超脱，多见一种跃跃

4 / 目 录

欲试的冒险精神。	(159)
○ 外华尔街的玩家，在股市沉浮。一个不安	
分的人。	(164)
○ “爱国，这就要有资本。说爱国，一下子	
就能拿出几个亿来。要不，就是扯蛋！”	(168)
第五章 月亮的另一面	(174)
○ 打工的滋味。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人，在	
美国社会是很难保持中国传统文人式的狂傲和	
清高的。	(174)
○ 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从一个城市	
换到另一个城市，留学的生活有时真是漂流不	
定。	(182)
○ 一进入美国社会，便深切地感受到以失业、	
贫穷，甚至饥饿的威胁构成的生存压力。	(186)
○ 同是画家，有人已是身居豪宅的“百万富	
翁”，有人却在纽约街头画像时惨遭枪杀。	(190)
○ 与曼哈顿紧连的布朗克斯被形容为“都市	
里的丛林”，那里每天发生偷窃、抢劫、凶杀、	
强奸。	(195)
○ 陷入精神上的“围城”，一些留学生身上有	
时表现出日益狭隘、无聊和空虚的倾向，而这	
种倾向又混杂在不切实际的良好自我感觉之	
中。	(200)
第六章 离合聚散	(207)
○ 在国外，没有什么人像中国男人们那样容	
易感受到失落了。	(207)

- 再一次解放的中国女性。她们失去的只是传统的锁链，获得的却是自由。 (216)
- 形形色色的婚变：留学生活好像是一场场对婚姻质量的破坏性试验。 (222)
- 一些“异族婚姻”在破裂时，双方才发现他们对婚姻原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期待。 (230)
- 绿卡婚姻：将婚姻作为谋生的手段，有时也是事出无奈。 (238)
- 第七章 中国情结 (242)**
 - 无法磨灭的“中国人意识”和时涨时落的“爱国热情”。 (242)
 - 当政治控制和道德约束消失的时候，一些人被扭曲的本性便暴露出来。 (247)
 - 卢刚凶杀案引起强烈震撼。一个不健全的个人主义者的悲剧。 (253)
 - 海外的“民运”闹成了“一滩烂污”。促进和改变社会应有其它的道路。 (259)
 - “最惠国待遇”之争，当一种偏激的观念一旦变成凌驾一切具体事物之上的抽象原则时，事情往往变得荒谬起来。 (264)
 - CBS 电视台一则有关“中国间谍”的报道，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不满。 (268)
 - 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留学生因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气质。 (272)
- 第八章 归留之间 (277)**
 - “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使五万多中国

6 / 目 录

留学生几乎一夜之间成了海外华侨。	(277)
○ 不愿归国的原因何在？中国很难说从原来 的意义上“失去”了一代精英。	(283)
○ 回国后的种种感受。真正能吸引留学人员 归国的，不是别的，是发展的机会。	(287)
○ 从个人角度看，容闳的一生是悲剧，但从 历史角度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失败者。	(294)
○ 对中国而言，留学生的派遣从不是简单意 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 和发愤图强。	(300)
后 记	(303)

第一章 历史的断续

东交民巷西头，有两扇狭窄却神秘的小门。当年北京市公安局签证科如今成了“中国公民因私出境入境管理处”。

中国的国门是狭小的。

在 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这句话不仅具有象征性，而且是相当写实的。

北京东城王府井南面有一条僻静的小街，叫东交民巷。这条小街曾因当年义和团在此围攻各国使馆并最终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在这狭长而幽静的小街西头，有两扇极不起眼的红漆剥落的小门。门前挂着一块牌子：

北京市公安局签证科

这就是当时的“国门”之一。

当第一次看到这“国门”时，我有些不敢相信。很难想象十多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中的许多人竟是从这两扇小门钻出去而“走向世界”的。

不过，“国门”虽小，毕竟是“国门”。当站在街外打量这两扇紧闭的小门时，就会感到那门后面充满了神秘。

靠西的那扇门通向欧、美、加、澳——那里是签证一科，专门受理西欧、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护照申请；东边的那扇门通往港、澳、日——那里是签证二科，专门接待申请去香港、澳门、日本的申请者。

1989年1月5日清晨，小雪，天气阴沉而寒冷。

8点多钟，我来到这里，想询问一下怎样办理出国手续。那时签证科还未开始办公，门外已经围了有二三十人。

9点整，一直毫无动静的小门突然从里面打开，外面的人群一拥而入。随着人群，我第一次走进西边的那扇狭小的“国门”。

小门里面是一个前后贯通的套间。外面那间屋子有十七八平米大小，左边墙下是一排椅子，右边墙上贴满了各种已经颁布执行了的有关办理留学、探亲手续的暂行规定，靠里屋的墙边有一张桌子，放着一张来访登记表。

小屋一下子就被前来领表、交表和想来咨询一下的人挤得满满的。大家争着在登记表上登记。尽管外面的天气又冷又潮，屋里却涌动着一股热流。几乎所有的人都很快被一种混杂着兴奋和不安的情绪所感染。

里间的门依然紧闭。谁也不知道里面的民警在干什么。于是有人冒冒失失地去“砰砰”敲门。里面出来了个民警，毫不客气地把敲门的人训了一顿，又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大家只好耐心等待。有人进进出出，有人低头想事，有人闭目养神，有人东问西问。

有人说过，在申请出国的整个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耐心。这的确是经验之谈。当然，话也可以反过来说，申请出国的过程就是培养这个耐心的过程。

随着等候时间的延长，一个“出国信息交流中心”很快在这里形成。各种各样的令人振奋和沮丧的消息迅速交换着：

“教委又有新文件了，以后研究生都不让走了……”

“听说圣诞节前到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的有300多人，都以为容易，结果一个没签。”

“现在签加拿大的容易，加拿大使馆门前每天拥着一大拨人……”

这里是一个颇具“言论自由”的地方。各种消息大多是道听途说，说者概不负责，听者也不认真。而且，在这种场合，没人追查你是哪个单位的。周围的人虽良莠不齐，却也志同道合。一些不宜在领导、同事、甚至亲友之间透露的事，在这里说说无妨。

里屋终于有了动静。里面的民警开始传唤人了。每次叫进去两三个，人一进去，门就又“砰”地关上。没人能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不过，大家看到国家机器开始正常运转，就变得更加耐心了。

“我的一个同学昨天走了。她没考GRE，也没考TOEFL，可人家就给签了。有时以为不可能的事儿，说不定也能成。胆子得大点。”说话的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她打算去美国读教育，虽然她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她同样也没考TOEFL和GRE。她的经济担保人是一个美籍人士，她在护照申请表上称为“表兄”。现在，她正犯愁怎样才能使民警相信自己真有这么一位美国表兄。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等待似乎是没有止境的。

屋子里的空气憋闷起来。

“跟受刑似的……”有人开始抱怨了。

大多数到这里来的人都是在为自己奔忙，不过也有例外。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来此是为了自己所在单位的什么秘书长来跑护照。他在这小屋呆久了，不免耐心少了点，嘴里嘟囔着，下次交表时一定要让那位秘书长大人亲自来一趟不可，也尝尝这滋味。

这时候，一个上访告状的老人走错了门闯到这里，登了记。有好心人告诉他走错地方了，这里只管出国。老人听了就火了：

“你们出你们的国，跟我没关系，他们只要见我就行了。你们以为你们出国就可以想干什么都行了。你们走你们的……”

大家默然。最高法院的群众上访接待站也在这条街上，那里连着中国社会的另一层面。

一拨人办完事儿走了，另一拨人又被民警唤了进去。

与外屋的无聊烦闷相反，里屋是一个紧张而忙碌的世界。两三个民警为了能在一上午接待四五十个带着各种稀奇古怪问题的申请者，倒是一刻也不能闲着。

当我最终被唤进去的时候，已经 12 点多了。

里屋比外屋还小，放着三张桌子，每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民警。三个民警同时接待三个申请者。

民警们都很干练，专业知识颇佳，审查起表格来极快，回答起问题来更是简练干脆，而且，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像是法官断案。不过，要是你的问题罗嗦了点或对民警的答复表示异议时，民警的答话往往会变成训话，而训话往往就不那么简练了。

从里屋出来的人，有的兴奋，有的沮丧，有的气愤之情

溢于言表。大多数人则闷声不响，迅速离去。只有一个和我一起从里屋出来的中年人在交完表后发表了一句评论：

“态度好像比以前好点了。”

这句话使众多在外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的人立即受到鼓舞：

“听说护照一个半月就能下来。”

“有人二十多天就拿到了……”

但是，事情一点点好起来的过程并非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简单。

半年之后，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震撼了北京，震动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

一时间，很多人都怀疑中国那狭小的刚开不久的“国门”有可能再一次关上。

北京市公安局在短暂地停办各种出国申请一段时间后，终于在1989年7月10日开始重新受理新的申请。不过，所有已持有护照的人必须更换新的出境卡，而新的申请者在所呈交的众多文件中，需多加一份由单位党委或保卫部门盖章的证明，证明申请者在前一段时间里“清白”。这时，签证科已不再分一科二科了，改为一科发表，换出境卡；二科受理申请。

一年后，护照申请受理的地点被移到圆恩寺附近。不过，发表和最后领护照仍在东交民巷。不久，更换新出境卡的规定又取消了。

四年后，也就是1993年夏天，我从国外回到北京，在东交民巷已经找不到当年那两扇向北开的小门了。北京市公安局签证科变成了“中国公民因私出境入境管理处”——一间